



奇侠传 3

广东经济出版社

戊戟 著

奇侠传 3



第十六回 知府大人像只鸡似的给豹儿拎起，乌纱帽也跌落下来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反了！反了！你伤了本官，那是灭族之罪。”

第十六回 飞来横祸

上一回说到翠翠要青青“装着什么也不知道”，青青奇异问：“为什么!?”

“江湖上的奇人异士，古怪的行为多的是哩！你别问为什么了！”翠翠又指指商良，“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哦!？他是什么人呀？”

商良急叫道：“喂喂！有人来了。你这张嘴积些德好不好？”

青青、翠翠往舱里和江岸一看，果然见一对乡人装束的中年男女，挑着一担东西，带着一双姐弟，似乎朝船的停泊处走过来。青青问：“他们是什么人？怎么朝我们来的？”

翠翠说：“不会跟你这跑买卖的人一样，跑来搭船的吧？”

豹儿疑惑地说：“这里不是渡口码头呀！他们会来搭船？不会是路经这里的吧？”

但来的四位男女，的确朝他们走过来了。商良突然说：“不好！他们是跑来向我讨债了。”

豹儿愕然：“讨债!？大叔，你欠了他们的什么债？”

翠翠说：“你别听他胡扯的，有这样挑着东西，带着小孩来讨债的吗？”

青青说：“是呀！这讨债的，又怎么知道你在这船上？”

商良说：“你们怎么不相信我？他们真的是向我讨债来了，我得避避。他们上来，你们千万别说我在这里。”

豹儿问：“大叔，你欠的到底是什么债？”

“没完没了的债。”

“有这样的债吗？”翠翠问。

“我的小祖宗，你别问了！他们快上船了！你们也该避一避，只留青兄弟在这里。”

翠翠又问：“我们为什么要避呢？”

商良再也不答，跑进一间房间里躲起来。翠翠说：“他又玩什么花招了？”

豹儿说：“大概商大叔欠了他们的钱，一时还不起，我们替商大叔还吧。”

翠翠说：“要是他欠了人家的一条人命债，你怎么替他还？将你这条命交给他们？”

豹儿愕然：“不会吧！”

四个男女好像已知商良在这条船上似的，问也不问，直上船来。青青上前问：“你们找谁？”

那位中年乡人态度不但诚恳，也恭敬，说：“少爷，我们是来找恩人的！”

“殷仁！？我们船上可没有姓殷的呀！大伯，你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”

乡人连忙说：“他不是姓殷。”

“那姓什么？”

乡人一时不知怎么说，嚅嚅地道：“我，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的，但看见他跟你们上了这条船了。”

青青又是奇异，怎么讨债的人，竟然不知欠债的人姓什么的？这是什么债呀！身后的乡妇连忙说：“少爷，我男人嘴笨，不会说话，我们是来拜谢我家大恩人的。”

青青不由得和翠翠、豹儿相视一下，问：“他对你家有什么恩了？”

“他救了我们的一双儿女，又好心的送回给我们。”

青青、翠翠和豹儿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！翠翠心想：这个商良也真是，人家前来谢恩，他怎么说成人家是来讨债的？便说：“大伯，大婶！他已经走了！”

这对乡人夫妇不由得愕然：“他走了？”

突然，他们那十四五岁的女儿说：“爸！妈！”指指豹儿和翠翠，“他们两位也是女儿和弟弟的救命大恩人，跟那送我们回家的恩人一块，将我们从石牢中救了出来的。”

少女身边的小男孩也认出豹儿和翠翠了，说：“爸爸，妈妈，姐姐没说错，是他们！当时我吓得哭了，是这位哥哥跑来叫我别哭，说是来救我们的。”

这对夫妇慌忙朝豹儿、翠翠下拜：“原来两位也是我家的大恩人，我夫妇给你们叩头了！望你们……”

豹儿手忙脚乱不知怎么好，从来没有人给他行这么大礼的。翠翠却慌忙扶他们：“哎！哎！你们别这样，这可要折我们的寿啦！”

豹儿说：“是呀！是呀！你们快起来，这拜，真的会折我们的寿了！”

他们两人这才明白，为什么商良叫他们也避开的！这的确比讨债更不好办。早知道这样，跟商良一块避开的好。

乡妇似乎比她男人会说话，说：“两位恩人不但救了我们一双儿女，也救了我公公婆婆一命。自从我一双儿女失踪后，公公急得病倒了！婆婆也日夜流泪。要是公公婆婆有什么不测，小妇人也不想活了！两个恩人救了我一家，我夫妻

又怎能不叩拜的？”

他们的跪拜，一双儿女也在他们身后跪拜起来。那小男孩还“咚咚”叩头。豹儿抱起他来：“行了，行了！”

翠翠说：“好，好，我接受你们，你们都起来吧。”

这对夫妇才起身，说：“我们挑了些饭菜、水酒来，不成敬意，望恩人和船家赏面。”

这么一说，豹儿、青青和翠翠，才想起从昨夜到现在，一直没吃过东西。本来船家想升火煮饭，又碰上玉面夜叉，一场生死激烈的搏斗，连肚子饿也忘了。现在难为这一对夫妇送了饭菜来，真是胜过了其他的谢恩。翠翠问：“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还没有吃饭的？”

乡妇说：“我们在山坡上看见恩人安然脱险，想必你们一定会肚子饿了！所以赶快煮好了这些饭菜来，以表我夫妇的一点敬意，同时我公公婆婆更希望恩人用过饭后，到我家住住，面拜恩人的大恩。可惜的是，还有一个恩人已走了，我们不能拜谢。”

翠翠说：“我们多谢你们啦！”

“恩人千万别这样说，相救一家之恩，我们还不足报答万一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客气了！其实，送你们儿女回家那个恩人还没有走。”

这对夫妇惊喜问：“他没有走？”

翠翠说：“因为他睡着了，我们不想叫醒他，只好推说他走了，真对不起。”

“不，不！他睡着了，别去打扰他才是，我们留些饭菜，等他醒过来再用。”

翠翠又说：“大概他现在醒了也不一定。豹哥，你去看他醒了没有。”

商良在房间里知道自己再也躲不了，只好跑出来：“我醒了，不用叫。”

这对夫妇又要下拜，商良连忙闪开摆手说：“别拜，别拜，你们一拜，我今天夜里准死无疑。”

这对夫妇愕然。翠翠在旁说：“是呀！他生有一种怪病，受不得别人的拜，一拜，就会手脚抽筋，挨不到今夜里，就会去见阎王。你们想他长命的，千万别拜。你们多灌他几碗酒，比拜他更强。”

商良立刻说：“是呀！是呀！我喝上几碗酒，就长命百岁了！”

这对夫妇更愕然了，世上有这样的怪病吗？受人一拜，就会手脚抽筋而死；多喝了几碗酒，反而长命百岁？这真是听所未听，闻所未闻。但这是关于恩人生死的大事，他们吓得不敢下拜了，只好说：“那就请恩人多喝几碗水酒。”

“我一定喝，一定喝。”

这对夫妇挑来的饭菜，虽是粗饭淡酒，但菜却颇丰富的，大盆大碟，有鸡有鸭有鱼，更有四川人特喜的红辣椒炒猪肉。饭有半大箩，管豹儿他们同船家七个人吃个饱。他们一家人在旁恭敬的添酒装饭。

山乡人的情感是真诚的，完全出自肺腑，没半点虚假，叫人拒也拒不了。翠翠说：“大伯、大婶，你们也坐下来吃吧！我想问问，你们的一对儿女是怎么不见的？”

乡妇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小妇人的女儿带着弟弟到江边洗衣服，谁知一去就不见回来。我夫妻到江边一看，人不见了，

只留一堆没洗干净的衣服，不知是失足跌到江里去了，还是给人拐了去。我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沿江找了三天三夜，毫无踪影，怎么也想不到是那千刀万剐的马大员外的人抢了去……”

她女儿说：“四五天前，我带着弟弟来江边洗一家人的衣服，洗到一半，突然来了一只船，跳下三个恶人，将我姐弟抢上船去，还用刀子吓我们……”

乡妇又说：“要不是恩人们，我一家人真不敢去想。儿女不见，两老又茶饭不沾，我夫妇俩不死也会疯了过去。”

世上拐骗、强抢的人贩子，怪不得令人们深恶痛绝！他们不但是拐骗一个小孩子的事，更会造成一家人的不幸。这样的人，真是死不足解恨。连一向好心的豹儿也恼怒说：“看来，我们没有杀错他们，没有错端他们的窝。”

翠翠说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下你总算明白了，不会怪我乱杀人吧？”

饭后，这对夫妇又恳求他们留下来，不住几天，住一夜也好，让自己年老的双亲能拜谢他们。

商良好像为难的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们的确有急事要走，不去，又会出人命了！这样吧，以后我们会到你家住上十天半个月的，好不好？”

这对夫妇一听，又是人命关天的事，只好千感谢万感谢的带着一双儿女离船而去。

他们走后，翠翠朝商良说：“你这么哄骗一对老实人，不嫌罪过么？”

“我怎么哄骗他们了？”

“你说，有什么人命的大事？”

“哎！你想想下，五通桥镇上还有一些少女小孩要寻找他们父母的，不及时找到，你敢保证不出人命？”

翠翠一时没话说了。

商良又对船老大说：“王老兄，帮帮忙，快把船撑离江边，到上游去。要不，这对夫妇那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颤巍巍地走了来，我们就更走不了。”

王向湖深有同感的说：“不错！他们前来感谢，是不大好受。”他挥手对两个水手说，“开船，今夜里赶到乐山。”

的确，对侠义的人士来说，救了别人，最怕的就是别人的报答和一番感恩的话，所以一些侠义人士做了一些好事后，往往极不愿露面和留下姓名，一走了事。至于施恩望报的人，就不是真正的侠义中人物了。

豹儿高兴问：“商大叔，你跟我们一块去乐山吗？”

“我去干什么？”

翠翠问：“你不去，干嘛不下船的？”

“我现在下船，准会给他们在山坡上看见了，也一定会看见我去五通桥，说不定他们一家又赶到五通桥去，我怎么应付？”

豹儿问：“那么，大叔是——”

“一到上游不远处，我就会悄悄的上岸，他们就不知道了。”

“商大叔，你真是太好了！”

“哎哎！你别像那对夫妇似的，弄得我浑身不自在。这样，你会逼得我跳江了。”

船一到上游的一处转弯地方，商良真的悄然上岸而去。豹儿似有所失一样，怔怔不语。商良的行为，给了他很大的

启发和教育，暗想：我今后做人，也应该像商大叔一样，做好事而不图名。

青青见他怔怔地望着商良离去的方向，问：“兄弟，你在想什么？舍不得他离开？”

“他为人太好了，几次救了我们，而我们初时反而误会了他。”

翠翠说：“谁叫他装神弄鬼的！”

半夜，船到了乐山。乐山，是岷江、大渡河和青衣江汇合的一个地方，是嘉定州的所在地。这里水陆交通都极为方便，北上可达成都、青城；南下直流宜宾、泸州、重庆各州府；西边离峨嵋山不到六十里，是商贾和武林人士来往的必经地方。因而茶楼酒馆、客栈赌场妓院不少。闻名于世的乐山大佛，就坐落在三江合流处凌云山的西壁。大佛脚下，江水滚滚，山清水秀，风景极美。

凌云山，虽不及峨嵋山那么有名，但也是四川境内一处风景名胜之地。它拥有的水色，是峨嵋山、青城山所不及。所以有人说：“天下山水之胜在蜀，蜀之山水在嘉，嘉之山水在凌云山”的美誉。凌云山山色青翠秀奇，横卧岷江边上，有一种令人说不出的美感。

在郁郁葱葱的凌云山上，有一座凌云禅院和一座灵宝塔。传说凌云禅院创建于唐代，禅院的建筑雄伟、庄严，有天王殿、弥勒殿、大雄宝殿、藏经楼和东坡楼等等。寺前的不远处，便是面临岷江的乐山大佛了。

船老大王向潮将船泊在凌云山下的载酒亭旁，豹儿、翠翠、青青都醒过来了。他们在月色之下，从舱窗口望去，隐隐约约看见凌云山门。翠翠问：“大伯，到了吗？”

“到了！少爷，离天亮还有一段时辰哩！你们好好再睡，养足精神，上山玩去，看看大佛。”

“大伯，辛苦你啦！”

“少爷，别这样说，行船挨夜，是我们的家常便饭，算不得什么。”

翠翠哪里还睡得着，跑去青青的房间，轻轻问：“青姐，你的腿伤好了一点没有？能不能上山玩呀？”

“放心，误不了你玩的。”

青青有豹儿的一股真气输入，又有点苍派的独门刀创药，又没有伤及骨骼和经脉，经过一天一夜的休养，早已能行动了。

翠翠又说：“不知这大佛好不好玩的。”

“好不好玩，明天去看不就知道了？其实，各地的佛像都一个样，它不过大一点而已，恐怕也没十分好玩。”

“唔！姐姐以前我们跟随师父出门，规规矩矩，哪儿也不敢多看多玩。现在，我们可要痛痛快快的玩一下啦！”

“是呀！你现在可成了一匹没缰绳的马啦！谁也管不住你。”

“哎！姐姐还不是一样？”

“小妮子，这里离峨嵋山不远，又是川府之地，来往的武林高手不少，你千万不能动不动就亮出武功来，以免惹祸。”

“我知道啦！姐姐，你说，我们那位假少爷醒了没有？”

“你想死了！怎么这样说的？”

“姐姐，你到现在，还以为他是真的么？”

青青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没找到真少爷之前，我

们只有当他是真的。不然，师父知道了，她不知是如何的伤心难受和痛不欲生了！”

“姐姐，我真希望他是真的，真的那人倒是假的。”

“你又胡说八道了。”

“姐姐，他人老实，心地又好，武功又高，不知比我们原来的少爷好多少倍。”

青青不出声了！心事极为复杂和紊乱。真的少爷喜欢捉弄人，但却不是狡猾奸诈之人。而且她隐隐感到，真少爷的出走，好像是为了自己而离家出走的。是不是这样呢？她心中实在没把握。当豹儿回来时，她喜欢、她激动，也为少爷的丧失记忆而难过。在她接近豹儿多日后，似乎感到这不是真正的少爷了，但她不敢说出来，只极力去想是真的少爷。现在，她已明确无误的认为豹儿不是自己师父的儿子，心头有一种失落感。真的少爷去了哪里呢？一年多了，仍没音讯，她真害怕少爷已遭到不幸而不在人世。她曾暗暗下了决心，不管天涯海角，今世今生，一定要找到真的少爷来。就是死了，也要找到他埋骨之处。不错，目前的豹儿，是比少爷好，但总不能一直将假的当作真的呀！她希望真的找到了，假的也别离开，成为师父的义子。最好是这个豹儿与自己失了踪的少爷是师父的双生子。

青青和翠翠轻轻交谈，而豹儿在另一房间也早已醒了。他内力极强，青青和翠翠的谈话他几乎听得清清楚楚。当翠翠说他是假少爷和青青的说话时，他内心震动了一下。是呀！要是白衣仙子知道了自己不是她的儿子，她会怎样？一定会痛不欲生的。自己这次出来，目的就是要找寻真的点苍派少掌门。初时，他不知道神州有多大，以为只不过几百

里。可是他离开点苍山后，才知道神州之大，超乎了自己的想象之外，动辄便是几千里，而且人之多，更不是他生长之地所见到的人那么少，而人海茫茫，自己怎么找呢？他一下陷入茫然、困惑、沉思的境地中去了。至于青青和翠翠的谈话，他已无心听下去。

怎么去寻找失了踪的点苍派少掌门，占据了豹儿的整个心灵。他锁眉深思，集中在怎么寻找。他自从离开那深山小寺以来，经历了不少的惊险，度过了不少的风波，更接触过不少的各种各样的人物。他那像白纸般的心灵，画上了各种各样的颜色，有血的教训，更有做人的启发。他从一个天真纯朴的深山孩子，逐渐成为一个走向成熟的少年。不论是翠翠，没影子老叫化，跑买卖的商良，以及独角龙，锦衣卫的潘书生，男女人口贩子等等，都从正反两面给了他深深的启发和教训。其中最宝贵的，就是看人不能看表面，所要达到的目的，不能直来直闯，一定要动心思。怎样才能找到点苍派的少掌门，他在锁眉动心思了！

蓦然，他听到了扣门声音。翠翠在外面问：“天光大白啦！大懒猫，你醒了没有？”一下将他从深思中拉了回来。

豹儿说：“我醒了！”

“醒了快洗脸，我们去看大佛去，趁现在没什么游人。”

“好吧！”豹儿的心事虽然没解开，究竟是少年人的心情，听说大佛特别的大，也的确想去看看。

“那快洗脸呀！我们在亭子间等你。”

豹儿上岸了，见青青、翠翠在临江的载酒亭内，依栏观看岷江的晨景，在指指点点西来的大渡河。大渡河一侧便是嘉定州城，这时，江面晨雾如纱，远近景物，在一片朦胧之

中，若隐若现，似幻疑真。晨雾当中，传来了凌云禅院的晨钟之声。

翠翠见豹儿走了来，说：“你怎么这么迟才上岸的？”

“我跟王大伯谈了一会儿话。”

“你们谈什么呀？”

“他叫我们看了大佛后便回船吃饭。我问了他去大佛怎么走法。”

“怎么走法？”

“他说，一条由凌云山门上山而去凌云禅院，院门口便是大佛，另一条便是沿江往南走不远，便可见大佛了。”

“那我们从江边走。”

他们沿江边走了不远，便来到了大佛的脚下。乐山大佛，是尊坐着的弥勒佛像，依凌云山栖霞峰断崖开凿而成，背靠山壁，面临三江，大得出乎他们所想象的大，几乎不可仰视。单是大佛的一双赤足，脚趾就比一个人还高，脚背面如一面斜斜的平坡，可以围坐一百多人。整个佛像，同凌云山一样的高，有二十多丈，怪不得有人说：“山是一尊佛，佛是一座山”了。

豹儿看得惊愕不已：“这座佛怎么这般的大？怎么看得清楚的？”

翠翠却说：“雕这么大的佛像干什么呀！那得花多少年？”

佛像上面，蓦然有个声音飘下来：“不多不少，整整九十年。”

豹儿、青青和翠翠不由得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放在大佛膝头的手背上，竟站着一个人，衣袂飘飘，立在晨雾当

中，恍若云中仙人。翠翠以为这么早，没有人会来看大佛的，想不到竟然有这一个人，比他们更早来到。真是“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”了。

从大佛脚下到大佛的手背，起码也有十丈多高，而大佛的一双小腿，光滑滑地如一道直垂的石壁，根本无法攀登，除非施展壁虎之功，才可以攀上去。

翠翠仰面问：“喂！你怎么上去的？”

“区区是爬上来的！”

豹儿他们不由得愕然了，这光滑滑的石壁，他怎么爬得上去？莫非这人是位轻功极好的武林高手？那人又问：“你们想不想上来？”

翠翠说：“想呀！”

那人说：“大佛的右侧，有一处九曲栈道，你们沿着九曲栈道，拾阶而上，便可以来到这上面了。不过要小心，很危险。”

“我们才不怕哩！”

他们从九曲栈道攀上了大佛的手背上。手背，也是一块平面的大石板，可以站立二三十人，这里，只是大佛的一半身高。那人微笑的迎接了他们，说：“三位小哥，雅兴真不小，这么早就来看大佛了。”

翠翠笑说：“你不是比我们更早吗？”

“区区也是刚来。”

“刚来！？怎么我们没见到你的？”

“区区是由凌云禅院而来，你们当然没看见我了。”

青青和翠翠略略打量了他一下，是一位年约二十多岁的青衫秀士，一表斯文，面目清秀，双眼含笑，神态可亲。青

青问：“阁下是位秀才吧？”

“秀才不敢，区区略读一些书而已，连个乡举也考不上，只好放下书本，到各地游玩名山大川。”

“请教阁下高姓大名？”

“小姓司马，贱名青。三位小哥贵姓？”

青青说：“我姓秦，这位姓白，而这位姓千里。”

“久仰，久仰！我们可算有缘，在这大佛上相见，我们一齐坐下谈谈可否？”

翠翠听了好笑，我们从没见过，连名也没听说过，你怎么久仰了？她却说：“好呀！”便坐了下来，问，“你怎么知道这大佛雕刻了九十年的？”

“区区是听禅院的主持大师说，从大唐开元初年开凿，到贞元十九年才完成，前后不多不少，刚好历时九十年。”

豹儿他们根本就不懂历史，不知开元、贞元是什么东西，只是愕然的听着。翠翠又问：“是什么人雕刻的？”

“是一个名叫海通和尚发起雕刻的。”

“他干吗要雕刻这么大的一个佛像？他撑饱了没事干吗？”

青青连忙说：“哎！白兄弟，你怎么这样说？”

司马青一笑说：“传说古时三江合流此处，江水汹涌，经常将船打翻，淹死了不少人，凌云禅院的海通和尚看不忍，便想雕刻这么个大佛，保护来往船只的航行安全。”

豹儿说：“这个和尚心很好啊！”

翠翠却问：“这个大佛雕成了，就不会翻船淹死了？”

司马青耸耸肩，摊摊手。翠翠扬扬眉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